

中国现代文学丛书
张爱玲小说

傾城之戀



中国现代文学丛书

张爱玲小说

傾城之恋

ISBN 7-5363-3889-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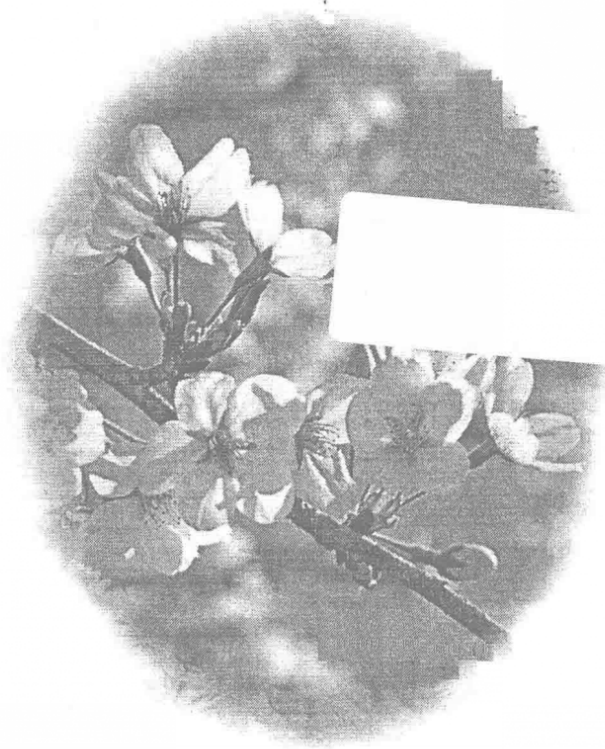


9 787536 338890

ISBN7-5363-3889-9/I·777

定价:19.80元

张爱玲小说
|
中国现代文学丛书
|
倾城之恋

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倾城之恋/王逸夫编选,——南宁.广西民族出版社,

1998.6(2001.10重印)

I.倾……II.王……III.①中国现代文学②张爱玲小说散文N.1824.3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1)第89266号

中国现代文学丛书

张爱玲小说

倾城之恋

编 选 王逸夫

责任编辑 刘 浩

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(南宁市民族大道东段麻村3栋)

海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南宁市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毫米 1/32开 印张 10

字数 232,960 印数 75000—8000

1998年6月第一版 版次 2001年10月第2次印刷

ISBN7-5363-3889-9/I.777

定价:19.80元



目 录

红玫瑰与白玫瑰	(1)
倾城之恋	(45)
金锁记	(87)
沉香屑——第一炉香	(130)
沉香屑——第二炉香	(180)
五四遗事	(216)
更衣记	(227)
谈女人	(236)
中国人的宗教	(246)
谈跳舞	(265)
到底是上海人	(279)
有女同车	(282)

——*张爱玲小说·散文*——

诗与胡说	(284)
雨伞下	(290)
文人的心	(291)
我看苏青	(292)
忆胡适之	(307)

红玫瑰与白玫瑰

振保的生命里有两个女人，他说一个是他的白玫瑰，一个是他的红玫瑰。一个是圣洁的妻，一个是热烈的情妇——普通人向来是这样把节烈两个字分开来讲的。

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，至少两个：娶了红玫瑰，久而久之，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，白的还是“床前明月光”；娶了白玫瑰，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，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。在振保可不是这样的。他是有始有终，有条有理的，他整个地是这样一个人最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，纵然他遇到的事不是尽合理想的，给他心问口，口问心，几下子一调理，也就变得仿佛理想化了，万物各得其所。

他是正途出身，出洋得了学位，并在工厂实习过，非但是真才实学，而且是半工半读打下来的天下。他在一家老牌子的外商染织公司做到很高的位置。他太太是大学毕业的，身家清白，面目姣好，性格温和，从不出来交际。一个女儿才九岁，大学的教育费已经给筹备下了。侍奉母亲，谁都没有他那么周到；提拔兄弟，谁都没有他那么经心；办公，谁都没有他那么火爆认真；待朋友，谁都没有他那么热心，那么义气，克己。他做人做得十分兴头；他是不相信有来生的，不然他化了名也要重新来一趟。——一般富贵闲人的文艺青年前进青年虽然笑他俗，却都不

嫌他，因为他的俗气是外国式的俗气。他个子不高，但是身手矫捷。晦暗的酱黄脸，戴着黑边眼镜，眉目五官的详情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。但那模样是屹然；说话，如果不是笑话的时候，也是断然。爽快到极点，仿佛他这人完全可以一目了然的，即使没有看准他的眼睛是诚恳的，就连他的眼镜也可以作为信物。

振保出身寒微，如果不是他自己争取自由，怕就要去学生意，做店伙，一辈子生死在一个愚昧无知的小圈子里。照现在，他从外国回来做事的时候是站在世界之窗的窗口，实在很难得的一个自由的人，不论在环境上，思想上，普通人的一生，再好些也是“桃花扇”，撞破了头，血溅到扇子上，就这上面略加点染成为一枝桃花。振保的扇子却还是空白，而且笔酣墨饱，窗明几净，只等他落笔。

那空白上也有淡淡的人影子打了底子的，像有一种精致的仿古信笺，白纸上印出微凹的粉紫古装人像。——在妻子与情妇之前还有两个不要紧的女人。

第一个是巴黎的一个妓女。

振保学的是纺织工程，在爱丁堡进学校。苦学生在外国是看不到什么的，振保回忆中的英国只限于地底电车，白煮卷心菜，空白的雾，饿，馋。像歌剧那样的东西，他还是回国之后才见识了上海的俄国歌剧团。只有某一年的暑假里，他多下几个钱，匀出点时间来欧洲大陆旅行了一次。道经巴黎，他未尝不想看看巴黎的人有多坏，可是没有内幕的朋友领导——这样的朋友他结交不起，也不愿意结交——自己闯了去呢，又怕被人欺负，花钱超过预算之外。

在巴黎这一天的傍晚，他没事可做，提早吃了晚饭，他的寓所在一条僻静的街上，他步行回家，心里想着：“人家都当我到

过巴黎了。”未免有些怅然。街灯已经亮了，可是太阳还在头上，一点一点往下掉，掉到那方形的水门汀建筑的房顶上，再往下掉，往下掉，房顶上仿佛雪白地蚀去了一块。振保一路走来，只觉荒凉。不知谁家宅第家里有人用一只手指在那里弹钢琴，一个字一个字揪下去，迟慢地，弹出圣诞节赞美诗的调子，弹了一支又一支。圣诞夜的圣诞诗自有它的欢愉气氛，可是在这暑天的下午，在静静晒满了太阳的长街上，太不是时候了，就象是乱梦颠倒，无聊可笑。振保不知道为什么，竟不能忍耐这一只指头弹出的钢琴。

他加紧了步伐往前走，裤袋里的一只手，手心在出汗。他走得快了，前面的一个黑衣妇人倒把脚步放慢了，略略偏过头来瞟了他一眼。她在黑累丝纱底下穿着红衬裙。他喜欢红色的内衣。没想到这种地方也有这等女人，也有小旅馆。

多年后，振保向朋友们追述到这一档子事，总带着点愉快的哀感打趣自己，说：“到巴黎之前还是个童男子呢！该去凭吊一番。”回想起来应当是很浪漫的事了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浪漫的一部份他倒记不清了，单拣那恼人的部份来记得。外国人身上往往比中国人多着点气味，这女人老是不放心，他看见她有意无意抬起手臂来，偏过头去闻一闻。衣服上，胳肢窝里喷了香水，贱价的香水与狐臭与汗酸气混合了，是使人不能忘记的异味。然而他最讨厌的还是她的不放心。脱了衣服，单穿件衬裙从浴室里出来的时候，她把一只手高高撑在门上，歪着头向他笑，他知道她又下意识地闻了闻自己

这样的一个女人。就连这样的一个女人，他在她身上花了钱，也还做不了她的主人。和她在一起的三十分钟是最羞耻的经验。

还有一点细节是他不能忘记的。她重新穿上衣服的时候，从头上套下去，套了一半，衣裳散乱地堆在两肩，仿佛想起了什么似的，她稍微停了一停。这一刹那之间他在镜子里看到她。她有很多的蓬松的黄头发，头发紧紧绷在衣裳里面，单露出一张瘦长的脸，眼睛是蓝的罢，但那点蓝都蓝到眼下的青晕里去了，眼珠子本身变了透明的玻璃球。那是个森冷的，男人的脸，古代的兵士的脸。振保的神经上受了很大的震动。

出来的时候，树影子斜斜卧在太阳影子里，这也不对，不对到恐怖的程度。

嫖，不怕嫖得下流，随便，肮脏黷败。越是下等的地方越有乡土气息。可是不像这样。振保后来每次觉得自己嫖得精刮上算的时候便想起当年在巴黎，第一次，有多么傻。现在他生的世界里的主人。

从那天起振保就下了决心要创造一个“对”的世界，随身带着。在那袖珍世界里，他是绝对的主人。

振保在英国住久了，课余东奔西跑找了些小事做着，在工场实习又可以拿津贴，用度宽裕了些，因也结识了几个女朋友。他是正经人，将正经女人与娼妓分得很清楚。可是他同时又是个忙人，谈恋爱的时间有限，因此自然而然的喜欢比较爽快的对象。爱丁堡的中国女人本就寥寥可数，内地来的两个女同学，他嫌矜持做作，教会的又太教会派了，现在的教会毕竟是较近人情了，很有些漂亮人物点缀其间，可是前十年的教会，那些有爱心的信徒们往往不怎么可爱的，活泼的还是几个华侨。若是杂种人，那比华侨更大方了。

振保认识了一个名叫玫瑰的姑娘，因为是初恋，所以他把以后的女人都比作玫瑰。这玫瑰的父亲是体面的商人，在南中国多

年，因为一时的感情作用，娶了个广东女子为妻，带了她回国。现在那太太大约还在那里，可是似有如无，等闲不出来应酬。玫瑰进的是英国学校，就为了她是不完全的英国人，她比任何英国人还要英国化。英国的学生是一种潇洒的漠然。对于最要紧的事尤为潇洒，尤为漠然。玫瑰是不是爱上了他，振保看不大出来，他自己是有着迷了。两人都是喜欢快的人，礼拜六晚上，一跑几个舞场。不跳舞的时候，坐着说话，她总像是心不在焉，用几根火柴棒设法顶起一只玻璃杯，要他帮忙支持着。玫瑰就是这样，顽皮的时候，脸上有一种端凝的表情。她家里养着一只芙蓉鸟，鸟一叫她总算它是叫她，急忙答应一声：“啊，鸟儿？”踮起脚背着手，仰脸望着鸟笼。她那棕黄色的脸，因为是长圆形的很象大人样，可是这时候显得很稚气。大眼睛望着笼中鸟。眼睁睁的。眼白发蓝。仿佛望到极深的蓝天里去。

也许她不过是个极平常的女孩子。不过因为年轻的缘故，有点什么地方使人不能懂得。也像那只鸟，叫那么一声。也不是叫哪个人，也没叫出什么来。

她的短裙子在膝盖上面就完了，露出一双轻巧的腿，精致得象橱窗里的木腿，皮色也像刨光油过的木头。头发剪得极短，脑后剃出一个小小的尖子。没有头发护着脖子，没有袖子护着手臂，她是个没遮拦的人，谁都可以在她身上捞一把。她和振保随随便便，振保认为她是天真。她和谁都随便，振保就觉得她有点疯疯傻傻的。这样的女人，在外国或是很普通，到中国来就行不通了。把她娶来移植在家乡的社会里，那是劳神伤财，不上算的事。

有天晚上他开着车送她回家去。他常常这样送她回家，可是这次似乎有些不同，因为他就快要离开英国了，如果他有什么话

要说。早就该说了，可是他没有。她家住在城外很远的地方。深夜的汽车道上，微风白雾，轻轻拍在脸上像个毛毛的粉扑子。车里的谈话也是轻轻飘飘的，标准英国式的，有一下没一下。玫瑰知道她已经失去他了。由于一种绝望的执拗，她从心里热出来。快到家的时候，她说：“就在这里停下罢。我不愿意让家里人看见我们说再会。”振保笑道：“当着他们的面，我也一定会吻你。”一面说，一面他就伸过手臂去兜住她肩膀，她把脸磕在他身上，车子一路开过去，开过她家门口几十码，方才停下了。振保把手伸到她的丝绒大衣下面去搂着她，隔着酸凉的水钻。银脆的绢花，许许多多玲珑累赘的东西，她的年轻的身子仿佛从衣服里蹦了出来。振保吻她，她眼泪流了一脸，是他哭了还是她哭了，两人都不分明。车窗外，还是那不着边际的轻风湿雾，虚飘飘叫人浑身气力没处用，只有用在拥抱上。玫瑰紧紧吊在他颈项上，老是觉得不对劲，换了一个姿势，又换一个姿势，不知道怎样贴得更紧一点才好，恨不得生在他身上，嵌在他身上。振保心里也乱了主意。他做梦也没想到玫瑰爱他到这程度。他要怎样就怎样，可是……这是绝对不行的。玫瑰到底是个正经人。这种事不是他做的。

玫瑰的身上从衣服里蹦出来，蹦到他身上，但是他是他自己的主人。

他的自制力，他过后也觉得惊讶。他竟硬着心肠把玫瑰送回家去了。临别的时候，他捧着她的湿濡的脸，捧着咻咻的鼻息，眼泪水与闪动的睫毛，睫毛在他手掌心里扑动像个小飞虫，以后他常常拿这件事来激励自己：“在那种情形下都管得住自己，现在就管不住了吗？”

他对他自己那晚上的操行充满了惊奇赞叹，但是他心里是懊

悔的。背着他自己他未尝不懊悔。

这件事他不大告诉人，但是朋友中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他是个坐怀不乱的柳下惠。他这名声是传出去了。

因为成绩优越，毕业之前他已经接了英商鸿益染织厂的聘书，一回上海便去就教职。他家住在江湾，离事务所太远了，起初他借住在熟人家里，后来他弟弟佟笃保读完了初中，振保设法把他带出来给他补书，要考鸿益染织厂附设的专门学校，两人一同耽搁在朋友家，似有不便。恰巧振保有个老同学名唤王士洪的，早两年回国，住在福开森路一家公寓里，有一间多余的屋子，振保和他商量着，连家具一同租了下来。搬进去这天，振保下了班，已经黄昏的时候，忙忙碌碌和弟弟押着苦力们将箱笼抬了进去。王士洪立在门首叉腰看着，内室走出一个女人来，正在洗头发，堆着一头的肥皂沫子，高高砌出云石塑像似的雪白的波髻。她双手托住了头发，向士洪说道：“趁挑夫在这里，叫他们把东西一样样布置好了罢。要我们大司务帮忙，可是千难万难，全得趁他的高兴。”王士洪道：“我替你们介绍，这是振保，这是笃保，这是我的太太。还没见过面罢。”这女人把右手从头发里抽出来，待要与客人握手，看看手上有肥皂，不便伸过来，单只笑着点了个头，把手指在浴巾上揩了揩。溅了点沫子到振保手背上。他不肯擦掉它，由它自己干了，那一块皮肤便有一种紧缩的感觉，像有张嘴轻轻吸着它似的。

王太太一闪身又回到里间去了，振保指挥工人移挪床柜心中只是不安，老觉得有个小嘴吮着他的手，他搭讪着走到浴室里去洗手，想到王士洪这太太，听说是新加坡的华侨，在伦敦读书的时候也是个交际花。当时和王士洪在伦敦结婚，振保因为忙，没有赶去观礼。闻名不如见面。她那肥皂塑就的白头发下的脸是金

棕色的，皮肉紧致，绷得油光水滑，把眼睛像伶人似的吊了起来。一件条纹布浴衣，不曾系带，松松合在身上，从那淡墨条子上可以约略猜出身体的轮廓，一条一条，一寸寸都是活的。世人只说宽袍大袖的古装不宜于曲线美，振保现在方知道这话是然而不然。他开着自来水龙头，水不甚热，可是楼底下的锅炉一定在烧着，微温的水里就像有一根热的芯子。龙头里挂下一股子水一扭一扭流下来，一寸寸都是活的。振保也不知想到哪里去了。

王士洪听见他在浴室里放水放个不停，走过来说道：“你要洗澡么？这边的水再放也放不出热的来，热水管子安得不对，这公寓就是这点不好。你要洗还是到我们那边洗去。”振保连声道：“不用，不用。你太太不是在洗头发么？”士洪道：“这会子也该洗完了。我去看看。”振保道：“不必了，不必了。”士洪走去向他太太说了，他太太道：“我这就好了，你叫阿妈来给他放水。”少顷，士洪招呼振保带了浴巾肥皂替换的衣裳来到这边的浴室里，王太太还在对着镜子理头发，头发烫得极其蜷曲，梳起来很费劲，大把大把撕将下来，屋子里水气蒸腾，因把窗子大开着，夜风吹进来，地上的头发成团飘逐，如同鬼影子。

振保抱着毛巾立在门外，看着浴室里强烈的灯光的照耀下，满地滚的乱头发，心里烦恼着。他喜欢的是热的女人，放浪一点的，娶不得的女人。这里的一个已经做了太太而且是朋友的太太，至少没有危险了，然而……看她的头发！——到处都是她，牵牵绊绊的。

士洪夫妻两个在浴室说话，听不清楚。水放满了一盆，两人出来了，让振保进去洗澡，振保洗完了澡，蹲下地去，把瓷砖上的乱头发一团团拣了起来，集成一嘟噜。烫过的头发，稍子上发黄，相当的硬，像传电的细钢丝。他把它塞到裤袋里去，他的手

停留在口袋里，只觉浑身燥热。这样的举动毕竟太可笑了。他又把那团头发取了出来，轻轻抛入痰盂。

他携着肥皂毛巾回到自己屋里去，他弟弟笃保正在開箱子理东西，向他说道：“这里从前的房客不知是个什么样的人——你看，椅套子上，地毯上，烧的净是香烟洞！你看桌上的水迹子，擦不掉的。将来王先生不会怪我们罢？”振保道：“当然不会，他们自己心里有数。而且我们是多年的老同学了，谁像你这么小气？”因此笑了起来。笃保沉吟片刻，又道：“从前那个房客，你认识么？”振保道：“好像姓孙，也是从美国回来的，在大学里教书。你问他做什么？”笃保未开口，先笑了一笑，道：“刚才你不在这儿，他们家的大司务同阿妈进来替我们挂窗帘我听见他们叽咕着说什么‘不知道待得长待不长’，又说从前那个，王先生一定要撵他走。本来王先生要到新加坡去做生意，早该走了，就为这桩事，不放心非得他走他才走，两人进了两个月。”振保慌忙喝止道：“你信他们胡说！住在人家家里，第一不能同他们佣人议论东家，这是非就大了！”笃保不言语了。

须臾，阿妈进请吃饭，振保兄弟一同出来。王家的饭菜是带点南洋风味的，中菜西吃，主要的是一味咖喱羊肉。王太太自己面前却只有薄薄的一片烘面包，一片火腿，还把肥的部份切下了分给她丈夫。振保笑道：“怎么王太太饭量这么小？”士洪道：“她怕胖。”振保露出诧异的神气，道：“王太太这样正好呀，一点儿也不胖。”王太太道：“新近减少了五磅，瘦多了。”士洪笑着伸过手去拧了拧她的面颊道：“瘦多了？这是什么？”他太太瞅了他一眼道：“这是我去年吃的羊肉。”这一说，大家全都哈哈笑了起来。

振保兄弟和她是初次见面，她做主人的并不曾换件衣服上桌

子吃饭，依然穿着方才那件浴衣，头上头发没有干透，胡乱缠了一条白毛巾，毛巾底下间或滴下水来，亮晶晶缀在眉心。她这不拘束的程度，非但一向在乡间的笃保深以为异。便是振保也觉稀罕。席上她问长问短，十分周到，虽然看得出来她是个不善于治家的人，应酬工夫是好的。

士洪向振保道：“前些时没来得及同你们说，明儿我就要出门了，有点事要到新加坡去一趟。好在现在你们搬了进来了。凡事也有个照应。”振保笑道：“王太太这么个能干人，她照应我们还差不多，哪儿轮得到我们来照应她？”士洪笑道：“你别看她叽哩喳喳的——什么事都不懂，到中国来了三年了，还是过不惯，话都说不上来。”王太太微笑着，并不和他辩驳，自顾自唤阿妈取过碗橱上那瓶药来，倒出一匙子吃了。振保看见匙子里那白漆似的厚重的液汁，不觉皱眉道：“这是钙乳么？我也吃过的，好难吃。”王太太灌下一匙子，半晌说不出话来，吞了口水，方道：“就像喝墙似的！”振保又笑了起来道：“王太太说话，一句是一句，真有点道！”

王太太道：“佟先生，别尽自叫我王太太。”说着，立起身来，走到靠窗一张书桌跟前去。振保想了一想道：“的确王太太这三个字，似乎太缺乏个性了。”王太太坐在书桌跟前，仿佛在那里写些什么东西，士洪跟了过去，手撑在她肩上，弯腰问道：“好好的又吃什么药？”王太太只顾写，并不回头，答道：“火气上来了，脸上生了个疙瘩。”士洪把脸凑上去道：“在哪里？”王太太轻轻往旁边让，又是皱眉，又是笑，警告地说道：“喂，喂，喂，”笃保是旧家庭里长大的，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夫妻，坐不住，只管观看风景，推开玻璃门，走到阳台上去了。振保相当镇静地削他的苹果。王太太却又走了过来，把一张纸条子送到他跟前，

笑道：“哪，我也有个名字。”士洪笑道：“你那一手中国字，不拿出来也罢，叫人家见笑。”振保一看，纸上歪歪斜斜写着“王娇蕊”三个字，越写越大，一个“蕊”字，零零落落，索性成了三个字，不觉噗嗤一笑。士洪拍手道：“我说人家要笑你，你们那些华侨，取出名字来，实在欠大方。”

娇蕊鼓着嘴，一把抓起那张纸，团成一团，返身便走，像是赌气的样子。然而她出去不到半分钟，又进来了，手里捧着个开了盖的玻璃瓶，里面是糖核桃，她一路走着，已是吃了起来，又让振保笃保吃。士洪笑道：“这又不怕胖了！”振保笑道：“这倒是真的，吃多了糖，最容易发胖。”士洪笑道：“你不知道他们华侨——”才说了一半，被娇蕊打了一下道：“又是‘他们华侨！’不许你叫我‘他们！’”士洪继续说下去道：“他们华侨，中国人的坏处也有，外国人的坏处也有。跟外国人学会了怕胖，这个不吃，那个不吃，动不动就吃泻药，糖还是舍不得不吃的。你问她！你问她为什么吃这个，她一定是说，这两天有点小咳嗽，冰糖核桃，治咳嗽最灵。”振保笑道：“的确这是中国人的老脾气，爱吃什么，就是什么最灵。”娇蕊拈一颗核桃仁放在上下牙之间，把小指点住了他，说道：“你别说——这话也有点道理。”

振保当着她，总好像吃醉了酒怕要失仪似的，搭讪着便踱到阳台上来。冷风一吹，越发疑心刚才是不是有点红头涨脸了。他心里着实烦恼，才同玫瑰永诀了，她又借尸还魂，而且做了人家的妻。而且这女人比玫瑰更有程度了，她在那间房里，就仿佛满房都是朱粉壁画，左一个右一个画着半裸的她。怎么会净碰见这一类女人呢？难道要怪他自己，到处一触即发？不罢？纯粹的中国人里面这一路的人究竟少。他是因为刚回国，所以一混又混在半西半中的社交圈里。在外国的时候，但凡遇见一个中国人便是